

御選唐宋文醇

一函
十冊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七

河東柳宗元文七

記 議 碑

遊黃溪記

興州江運記

零陵三亭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駁復讐議

箕子碑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柳東財宗文志

柳東財宗文志卷之十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十七

河東柳宗元文七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閒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閒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

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卽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

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
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
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旣歸爲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儲欣曰。所志不過數里幽麗奇絕。政如萬壑千巖。應接
不暇。

聖祖御評

敘述議論

皆以典奧

出之可謂

壁壘森嚴

神采煥發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於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

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控於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餽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縣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什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鹽。摧其堅剛。化爲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

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旣成。咸如其素。
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
百里一瞬。旣會旣遠。淡爲安流。烝徒謳歌。枕臥而至。成人。
無虞。專力待寇。唯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
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
甚殫。飢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
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
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眾孔武。平刑議獄。有眾。
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梁。歲無凶菑。家有積倉。傳館是飾。

旅忘其歸。扛梁已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爲之。不出四民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恆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損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遣利。史起興歎。白圭壑鄰。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徐孚遠曰能知地理遠近讀其文可考其績不徒以頌
德爲工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
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
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
沮洳污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
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
會零陵政。尤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
還。愁痛笑歌。通租匿役。暮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
旣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

聞磬鼓之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尙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敷峰。瓏璵。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士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辭爲首。在昔裨諝。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

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辭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辭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辭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自朝至於日中昃而夕而夜莫不有職分之當爲屢省乃成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然而學記有之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孔子亦曰游於藝何哉蓋心之神明匪瑩弗靈匪虛弗瑩此靈臺所以歌於詩也古之人旣不廢臺囿禽魚之觀以養其目復有琴瑟鐘鼓之考以

養其耳凡皆以宣其堙鬱導其和平以淨徹其神明俾通達於政事耳豈從夫嗜欲而弛厥敬執哉古樂淪亡姦聲以慢古之所以養耳者皆所以敗耳故三代而下玩好之具惟聲伎最不可近子產所爲煩手淫聲悞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用者也宗元立論謂高明游息之道有裨於政而卒乃戒其玩荒甚得古人之旨矣雖然非所語於至人也至人因物付物任其本分而無毫銖之加則雖日應萬幾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方且無時無處而不得瑩且靈而又奚藉於觀游焉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於連於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雖然。謠曰。眊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

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
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
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
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眞祥者也君子之祥也
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
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珠還合浦虎渡九江大率類此耳郡國言祥瑞莫多於漢
宣史載張敞論奏黃霸語亦可爲隱而顯矣卽曰有之君
子必以此非祥爲祥而不以彼祥爲祥也如五星凌犯可